

王恭



溫瑞安四大名捕將軍系列(之一)

少年冷血

(台灣)溫瑞安著





溫瑞安四大名捕將軍系列(之一)

少年冷血 下

(台灣)溫瑞安著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石 华

少年冷血

(台湾)温瑞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4 插页 439002 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 7-5360-1992-X/I·1661

(上下册) 定价:29.00 元

目 录

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回头

惊怖大将军.....	3
山崖会动.....	9
一条惨金色的大道	13
一个给打烂了的人	17
一个惨金色的大盗	23
我竟这样杀害自己的老友	32
我姓冷	36
【温记】	45

一个对十一个

一棵树，一片云，一条大河	49
剑主浮沉	54
刀仗起落	60
折断	67

十一个暗示句子	74
恶斗恶斗恶	80
做点事	87

一人做事八人当

美丽是她	90
聪明的你	95
残狠竟此	103
温柔如我	111
问天下书生破国之痛忘未?	117
问天下侠客弃家之耻忘未?	123
【温记】第七十三变	127

十一万火急

反扑	130
失民心失天下	136
疯狂反扑	140
民心可用	147
全面疯狂大反扑	151
人心不死	155
维护正义，只有刺杀	161

斩马

目中无民.....	171
悍而肆.....	178
他在跟蚯蚓切磋.....	183
他正与乌鸦聊天.....	189
光明与黑暗的一次对决.....	196
在两大高手之间的月亮.....	204

深喉

衰狗.....	217
黑血.....	224
劣马.....	232
黑雪.....	238
平安节.....	243
八九由来.....	250
【征文】一刹那的一镖	256
【温派信箱】走黑道要有黑心黑手黑功夫	258

乳房

重二无边.....	261
-----------	-----

爱之病·恨之病·····	269
伤口怎么不见了!?	274
一元虫·····	280
不快乐的鱼·····	285
与鱼狂欢·····	289
【温记】一个人守一座城·····	294
【征文】刀锋冷、心更冷·····	295
【温派信箱】·····	297

猛药

这是虚构的情节·····	300
我爱伪君子·····	306
我怕真小人·····	311
好冷好冷、太冷太冷、极冷极冷·····	318
热烈热情热火的那个热·····	324
火光是这样告诉她的·····	328
【温记】写作使我坚定·····	333
【征文】折剑·····	335
【温派信箱】·····	337

一只讨人喜欢的苍蝇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他妈的错误·····	340
--------------------	-----

我不是归人，我是个鬼·····	346
谁也不比谁强·····	351
跟狮子谈和·····	358
我叽哩呱啦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365
与影子搏战·····	370
骗子、叛徒、毒蛇和笨蛋·····	374
【温记】如有雷同，实属抄我·····	377
【征文】杀人的汗水·····	379
【温派信箱】世上最深痛的失望是对自己的绝望·····	381

一条美艳动人的蜈蚣

杀了你好吗·····	384
十七回生·····	389
十八回死·····	394
十九回不生不死·····	398
二十一回起死回生·····	403
死的勇气·····	409
为生而战·····	413
解决我吧·····	418
【温记】做大事得要举重若轻·····	421
【温派信箱】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人的一生·····	425

一只好人难做的乌龟

请你现在解决·····	428
是否伤心过呢? ·····	435
现在还不是时候·····	440
小猫可听懂? ·····	446
但求令我过倦入眠·····	451
我可以来看你吗? ·····	456
没有爱,恨也可以·····	460
【温记】我仍逆着车行的方向走 ·····	464
温瑞安笔下的一人一事:	
【人篇】他只变好,没变老——我写董明辉 ·····	467
【事篇】……总之,要运气好 ·····	468
【小征文】杀害萧遥的秘密档案 ·····	470
【温派信箱】以前是天真不冷静·现在是天真不信命 ·····	472

一只十分文静的跳蚤

输了又如何? ·····	476
杀了又怎样? ·····	481
多一条肋骨?! ·····	488
我也有白发?! ·····	493

问候你的狗?!	499
可做二十一次?!	503
谁比尿更急?!	507
【温记】别离，真的是爱情的最美丽吗?	511
【征文】灭绝	513
【温派信箱】至少房里还有月历和日记等着我	515

杀人写好诗之三

乳 房

这世间的热心人、热血人，
因曾受过挫、受过伤，
是以，就算在帮人、助人、爱人之际，
也依然是冷冷漠漠，
装得冷冷淡淡：
不是只动心不动情，
就是只动情不心；
就算动心动情，
也得要不动声色。

虫二无边

肉肉肉肉肉肉肉……床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肉！
那是血肉！
切成一块块、切得一片片的冒着鲜血的肉！

血肉并不算奇。

——但这些狼藉怵目的肉，不是放在锅中，不是放在厨里，而是放在床榻上！

一滴滴的血。

一堆堆的肉。

最令人诧异的是：竟然有三四条色彩斑斓的鱼，自鱼缸里爬呀爬的（不是游，而是像虫一般的屈曲着身子又放开一爬）爬到竹床上，大肆啃吃哪些肉块。

说来更奇，哪些鱼，身体不及一个巴掌大，有的比一只拇指头还小，它们大口大口的吃了那么多的肉，但肚子一点也没有鼓起，亦不见发胀，令人想不透它们把肉都吃到哪里去了。

当鱼吃够了肉，又爬回鱼缸里。

鱼缸当然有水。

——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水。

不会动的水。

不能游的水。

——冰。

结成固体水的就是冰。

冰当然冷。

可是这些鱼似不怕冷。

他们自行爬入了“冰缸”，一钻，就钻进冰里，然后立即凝结了似的，一动不动，而那破冰处也即行奇异地凝合起来：他们就嵌在冰块之内，清晰可见，活像自古以来一直都存身在那里。

——这是什么鱼？

能爬、吃肉、住在冰里？！

看到这里，灯就灭了。

房间又回复黑暗一片。

这本来就是暗房。

——伸手不见五指但自己的性命随时得拿捏在别人里指掌间的“暗房”。

冷血的伤口又在恶化。

他的伤口从会移动、扩大、繁殖，到会笑、会留、会骂人，甚至变成了一张鬼脸，到现在，它们还发出磨牙的声音，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些“伤口”正在咀嚼着咬噬着它周边霉溃中的血肉！

“妈呀！”但巴旺叫道，“这是什么毒，可怕得要爆炸！”小刀小骨和梁大中、但巴旺都不敢再等。

目前冷血的伤自然不能再等。

他们直赴第二座山：

暗房山。

——这四房山山势奇特，就算他们要到第三座山“酒房山”去找温约红求医，但也一定得先经过第二座山‘暗房山’。

既然经过暗房山，小刀知道“老字号”温家也有一个高手住在

“暗房”里：

蛭二大师。

小刀决定先要一探蛭二大师。

——说不定“三缸公子”温约红不肯医？

——说不准蛭二大师能医？

不管如何，他们叩响了“暗房”的门。

门开的时候，换来一片黑暗。

直至主人掌灯而出，他们才看清楚屋里的情形：

在目睹了“心房”之后，但巴旺已在怪叫不已：“天啊！这是什么房间，真可怖！”

现在他“有幸”目睹了“暗房”。

“我的妈呀，我的天啊！”这回他震怖地喊了起来，“天下有这种地方，太恐怖了！”

他总是夸张一些。

幸亏阿里没有来，他连看到一只鸟飞过都得“啊”一声的人。所以但巴旺见没人跟他管理唱和，也感觉寂寞。

夸张的人从来怕的是寂寞。

开门的人见是小刀，立刻燃灯。

烛光推开黑暗。

于是，他们就看见了：

吃肉的鱼、养鱼的冰，还有这掌灯的人，竟是一个只见他的脸却怎么也瞧不见他腰身的惨白的人，光着头像个和尚。

和尚的脸在惨澄色的烛光里，就像一圈蠕动着白泥。

小刀明明已吓得用力的抿着唇，但仍强自镇定，恭敬地上前叫了一声：“蛭二大师，我是小刀。”

当小刀离开“心房”之际，曾事先告诫过他们：“主持暗房的是

蛭二大师，他早年自命风流，到了晚年，只怕脾气要比八九婆婆更古怪。”

但巴旺几乎又要叫“妈呀”了。

——一个八九婆婆已古怪得教他受不了了，何况还有个什么蛭二大师！

他真深憾他那几个结义的兄弟没跟他一道前来，不然，就有闹子看可瞧；也罢，让他日见面之时，他倒有说不尽的惊险情节、谈不完的奇闻异事了。

“什么蛭二？这种古怪的名字，不如叫‘虫一’！”他张口一朝不损人便准得睡不着。

梁大中笑了。

“你把风月二字去掉了旁边。看看是什么字？”梁大中提醒他，“小刀姑娘不是说过吗，此人早年自认风月无边，光从名字，就知道他确是‘无边风月’了。却不知何故，壮年时得了一场病，他从此远离武林，躲在‘四房山’的‘暗房’里收藏毒物件，性情乖僻，也不知他因何如此。”

——原来如此。

但巴旺恍然大悟的说：“装模作样。”

小刀忙道：“待到了‘暗房’，你可不要乱说话。”

但巴旺吐了吐舌头，又露出了他那三只锋芒毕露的金牙。

一路上，他对小刀的话，无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唧唧呀呀。

小刀叫他不说话，他就不说话。可是在见着蛭二大师之前，他还是可以说话。

他一向小事大夸张成了习惯，何况一上了“暗房山”，明明好端端的大白天，却成了天昏地暗，但巴旺不小心一脚入烂泥里，登时又哇哇大叫：

“他妈的你奶奶的这是什么鬼地方伸手不见脚趾我去你老子的娘……”

梁大中“嘘了一声。

但巴旺不明白。

他居然还说：“嘘什么嘘，我又不是在骂你，我是骂他个黑抹抹乌漆漆的算什么……”

梁大中小声的道：“我没关系，这儿有小刀姑娘。”

这回，但巴旺是会意了梁大中的言谕。

不幸，他又在灰暗中踢着了一颗大石头。

他又忍不住破口大骂。

骂之前，忽然瞥见梁大中的眼神，于是连忙改了口：

“我华山你的昆仑山！这儿敢情是一年三百六十四天没出过太阳不成？！他崆峒派的！满山都湿漉漉的尽是青苔！我峨嵋派他的嵩山！”

小骨大奇：“你干什么？”

但巴旺说：“我在大骂。”

小骨更诧：“你骂的是什么？”

但巴旺道：“你要我细说从头么？”

梁大中忙道：“不行。你这种骂法，小刀姑娘是听得心里分明。”

“哦！那是我们‘五人帮’的骂法；”但巴旺嘻嘻笑道：“我还有我自己独树一帜的骂法。”

话未说完，他自己扑通一声翻落下小潭里。

“哗啦”一声，他那颗黑得发脸不分的头，则自水里冒出来，就听他骂道：

“我……”

这次，小刀、小骨、梁大中一齐问他：“你说什么？”

但巴旺见小刀也凑过来问，不好意思明说，只好一面抹去脸上的水渍，一面道：“我是说嘛……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好风飘……酒研啖卖无……”他可是乱叫一通，到后边几句，是闽南一带听人叫医学来的，现在也够它用上了。

觉得眼前这个湿漉漉的黑个儿，敢情是刚从天外那颗的蜚帘星一不小心掉落下来的。

有但巴旺在，一路上便不觉惶惑，更不愁寂寞。